紅樓真夢/29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紅樓真夢

◀上一回

第二十九回　白蓮庵遊戲度三星　絳珠宮安排迎二老

下一回▶

話說大觀園中宴賞龍舟，大家坐席直至傍晚，王夫人、薛姨媽、劉姥姥都撐不住先散了。寶釵、湘雲還留尤氏、李紈及探春、寶琴、李紋、李綺等，看晚上的燈船。

探春嫌那裡人多嘈雜，寶釵領他們從一帶游廊走過去，另有三間座落，原是惜春住時做丫頭們臥房的。此時另外收拾出來，掛了字畫，擺些陳設，連脂奩粉（錄／皿）也預備下，好讓姑奶奶們歇息。尤氏看了，先稱贊一番道：「寶二奶奶真想得周到。」李紈道：「鳳丫頭雖說能乾，比起心細來，還不如寶妹妹呢。這些年當家理計，若不仗著他，我和平兒那裡辦得了？」那裡也是臨水欄杆，欄杆內擺些幾榻，大家隨意散坐，看那水中荷葉被晚風吹得亂沾。寶琴道：「這點風兒就好，我們住那四合院裡，搭著大天棚，把風都擋住了，那有這裡舒服。

「李紋道：「敢則荷葉也有一種清香，若不在這裡靜坐，如何領略得到。」探春道：「這也是難得享受的，四丫頭怕熱鬧，老早就走了，這種清福他就沒份。」李綺見有妝鏡，便先自理妝。隨後眾人也都重勻脂粉，還有另換衣服的。

少時，丫頭們掌上燈來，湘雲忙催著大家去看燈船，又都回至藕香榭。只見柳梢上已掛著半輪初月，那龍舟和彩船上的燈火一時齊亮，五光十色，耀眼迷離。一片燈光鏡

光，映著水光，如同百十道金龍似的。少時鼓聲又起，兩隻龍舟又演出種種戲耍。那顆珠球換了一顆大燈球，照得水中雪亮，再照著駕娘們五色衣靠，聚成一段彩云。寶琴看著笑道：「南邊的龍船都在白天耍的，到正月裡，另有一幫人耍龍燈。你們把龍燈、龍船並成一起，從來還沒見過呢！」尤氏道：「新年上，聽說南陽衙門裡也耍過一回龍燈，都是大營裡兵勇們乾的。咱們到了年下，也可以試著玩玩。」

此時，彩船上正奏著細樂，一陣陣簫管悠[illegible]，隨風吹了過來，大家都覺得賞心悅耳。湘雲笑對寶釵道：「你是逛過太虛幻境的，他們做了神仙，還未必有這個樂呢？」寶琴道：「這麼說咱們今天也賽過神仙了。」探春道：「其實神仙也不難，只要心裡不擱那些俗事，隨時尋些樂趣，也就是神仙了！世人那裡懂得。」寶釵道：「他們那裡也要仿著大觀園蓋一座園子，可見就做了神仙，還忘不了這園子呢！李紋、李綺正和李紈談些別後之事。那些小哥兒們早已由奶子丫頭們抱了回去，這裡倒清靜了。大家坐了一會，又擺了晚席方散。

寶琴因路遠，便在寶釵處住下。那晚上，寶釵又和他談些太虛幻境之事，以及寶黛二人在兜率天宮遇見杜蘭香，彼此有緣，被月老訂成煙眷，都告訴與他，寶琴笑道：「這就難怪他說是婆婆定下的了。那婆婆就是林姐姐，誰想得到呢？」因又想起一件新聞，說道：「新近白蓮庵也出了一樁新鮮事，姐姐聽人說過沒有？」寶釵道：「這府裡自從馬道婆鬧妖，你姐夫又跟癩和尚走了，因此太太吩咐，一切三姑六婆和僧道們，都不許進門。有該給月錢香錢的，只打發小廝們送去。那白蓮庵更沒有往來，從何會聽見呢？」寶琴道：「我也是聽那邊姨娘們說的。那天張姨娘到白蓮庵去燒香，老尼姑說起，前幾天有個道士到庵裡把三個小尼姑拐去了，還說那道的面貌，宛然就像賈府的寶二爺。難道寶哥哥做了神仙，還來到世界上麼？」

寶釵道：「世間相貌同的多得很，眼前就擺著個甄寶玉，怎見得一定是他？這回我到太虛幻境，顰兒想把襲人弄了去服侍他，他咬定了不要，那會看上不相干的小尼姑呢！」寶琴聽了，也無話可說。隨後又談到薛蝌的事，原來薛蝌會試不中，就想捐個知縣，到外省去混混。曾經和寶琴商量，寶琴勸他再考兩場，如果兩三科不中，再打點出動還不算晚。那晚上和寶釵說了，寶釵也是這個意思。又想到薛蟠因近畿平亂的勞績，由捐納都司職銜保了游擊，將來也許要出去的，心裡想勸薛蝌捐個京官，只要沒補缺，還可應試，一面帶著照管家事。姐妹二人直談到三更方歇。次日早起，梅家車馬來接，寶琴便自回去。

那寶釵深信寶玉，聽到白蓮庵之事，還說不見得是他做的，那知道那個道士正是寶玉。他那回聽釵黛二人說起，要將襲人弄了去，仍舊貼身服侍，心中甚不以為然。只因一個姐姐，一個妹妹，都是不敢得罪的，只略為說了幾句。寶釵走後，又和黛玉細談，因襲人想到芳官。那芳官本是寶玉最寵的，因他唱戲出身，一味天真爛縵，和別的丫頭不同。既想起來，如何放得下，便要把芳官度到太虛幻境。黛玉並不知芳官恃寵招讒，只以為從前服侍得力的，自無不允。

寶玉一早起來，至賈母處打個照面，便駕雲下至塵世，一直至水月庵。那庵裡仍是老尼靜虛住持，近來又老又聾，只靠著香錢度日。寶玉見了他，問了半天，說的話驢頭不對馬嘴。

又至領近各住家訪問，方知芳官和藕官誓死不肯還俗，先只跟著靜虛。後來靜虛太老了，不能管事，庵中時常有痞棍窺探，不得已另搬在白蓮庵，跟著老尼圓智。也只在水月庵左近，相距半里內外。那裡另有一個小尼姑，便是怡紅院的四兒。那年被王夫人攆了出來，由他媽領回去擇配。四兒只戀著寶玉，死去活來的鬧了幾次，又拚命要去出家。他媽沒法，因素與圓智相熟，便送四兒至白蓮庵，恰好和芳官藕官同住，閒時念些經卷。

那天忽聽有人打門，芳官出去一看，乃是一個白鬚道士，指名說是來找芳官。芳官問道：「你是他的什麼人，找他做什麼？」那道士道：「我是他的親哥哥，來接他家去的。」芳官道：「他沒有親弟兄，那裡來的家呢？」道士道：「不但是親弟兄，我和他還是雙生的。你不是他，何必替他多話？」芳官道：「你怎麼知道我不是他？」道士道：「你怎麼知道他不認我？」芳官聽他言語支離，回身便要進去。道士一把拉住他，轉眼間現出本相，卻是寶玉。芳官見了大驚，只疑是妖精變的，心裡七上八下，寶玉笑道：「你可記得那回在怡紅院喝醉了，睡在我的身旁，我要給你畫上一臉黑墨，他們還說像兩個雙胞弟兄呢。」芳官方才信了，拉著寶玉大哭。寶玉道：「這裡不是哭的地方，快跟我走罷！」芳官道：「跟你到那裡去？太太把我攆了，還肯要我麼？」寶玉道：「你只快走罷，這些事都有我呢。」芳官道：「要去還得帶上藕官和四兒，他二人跟我約好了，死活在一塊兒。怎好撇下他們呢？」寶玉道：「你去叫他們，我在前邊柳樹底下等你。」芳官進去不多時，便和藕官四兒出來，會著寶玉，一路跟著走。過了好些地方，忽見前面一片大河，芳官道：「這裡又沒有船，可怎麼走呢？」寶玉推了他們一把，三個人只覺站立不住，眼看要跌下河去，一時嚇昏了！寶玉已在那邊岸上招手道：「你們只管走過來罷。」芳官等踏水過去，只如平地，跟隨寶玉一直走去，便看見前面一座牌

坊，那些樓台宮殿，都與人世不同。迎頭遇見晴雯麝月，瞅著他們笑道：「接了一個，來了三個。到底二爺的法力不小！」芳官忙上前拉住晴雯道：「姐姐，你如何也在這裡？」晴雯摸著他的光頭，說道：「二爺沒做成和尚，你們倒都成了尼姑，叫人瞧著怪好笑的！」藕官、四兒也都上前見過，不免一番叨絮。寶玉道：「什麼話到家裡不好說，別磨蹭了，快走罷。「

一時進了赤霞宮，麝月道：「二爺帶他們去見老太太麼？「寶玉道：「你帶他們到後院去，先見見奶奶。」芳官不知奶奶是誰，偷問麝月，方知是黛玉。又偷問道：「他們都說二爺娶了寶姑娘，怎麼倒是林姑娘呢？」麝月道：「別多話了，那是家裡的，這是這裡的。」正說著，碰著鳳姐走出來，瞧見了三個尼姑，笑道：「這裡一概不開發香錢，你們來幹什麼？」及至近前，方認出是芳官諸人，又笑道：「寶兄弟，人說狗攬八堆屎，真是有的。屋裡現放著一群美人兒，連這幾個禿光光的也放不下！」寶玉笑道：「鳳姐姐，你往那裡去？」鳳姐道：「我去瞧瞧三姨兒，這兩天不大舒服哪。」

寶玉別了鳳姐，自往賈母處，迎春正在那裡。見了寶玉道：

「我剛才到你們裡頭，林妹妹說你一早就出去了。什麼事這麼要緊喲？」寶玉道：「也沒有什麼事，我悶得慌，出去散散，倒聽見了一樁新聞。二姐夫因為放債被人告發，交了刑部了，也算替二姐姐出出氣。」迎春道：「這話是真的麼？」寶玉道：「若不是真的，我為什麼咒他。」迎春登時呆了，淚如雨下！賈母道：「迎丫頭，你太傻了！人家怎麼待你的，難道還有夫婦之情麼？」迎春哽咽道：「情字是說不上，我只怨我的命怎麼這樣苦呢？」鴛鴦道：「二姑娘，你只管放心，老爺是記恩不記怨的，一定會替他營救。二姑爺這樣人，讓他稍吃點苦也是好的。若不然，陽間國法逃過了，那陰律也是逃不過的！」歇一會，黛玉出來把迎春拉在一邊，勸解了許多話，方慢慢的將眼淚止住。到底引起心疼舊病，那天便沒得陪賈母鬥牌。好在有鳳姐、尤二姐、鴛鴦，再把香菱請來，也勉強夠手啦。

那晚寶玉回至內室，晴雯、紫鵑正替黛玉卸妝，黛玉含笑瞅了寶玉一眼，道：「你倒學了韓信將兵，多多益善。把他們都弄來了。」寶玉笑道：「那藕官得算在你的賬上，帶了來服侍你的。」黛玉道：「四兒呢？又有什麼說的。」寶玉道：「他死活跟著芳官，也是沒法。」晴雯道：「奶奶不知道，他跟二爺同生日，說同生日的便是……」寶玉不等晴雯說完，連忙上前捂住他的嘴。黛玉瞧見那急樣子，不禁發笑。紫鵑道：「我記得怡紅院裡，二爺心愛的還有個春燕呢。」寶玉道：「春燕背地裡和他媽說，盼望著把他

們都放了出來，未必有真心罷？」黛玉笑道：「我不料你倒像金店裡出身，專會掂斤播兩的！」一時卸妝完了，黛玉瞧著寶玉道：「你還不到那屋和他們說說話去？」寶玉不答，把晴雯、紫鵑推出去，便把房門扣了。

從此，芳官、藕官和四兒也在那西屋裡同住。黛玉命他們先改了裝，等頭髮養齊了，方帶上去叩見賈母。只說寶玉因為這裡沒有會唱的，找他們來編些新戲，排好了，還要請老祖宗聽戲呢！賈母聽了，倒很高興。寶玉見四美既備，又是三女成粲，自是心滿意足。那芳官不但會唱戲，還會想出種種花招引他玩耍，更添了許多熱鬧。只因住房迫窄，忙著要添蓋園子，就著赤霞宮旁面空地，相度形勢，悉心營構。只那一張圖樣，幾次和黛玉商量，改了又改方才定稿。一切門窗簾斷，也是自己想出樣子，又參照北宋的營造法，教晴雯紫鵑等仔細描出，交工匠們做去。各處座落，彼此不同，無不精緻。有時還要尋賈珠、湘蓮、秦鍾大家參酌。可喜那鬼斧神工固然巧妙，卻更神速，只消一兩個月工夫，便已略具規模。

一日，寶玉從園內監視工程回來，見書案上有一封書信，是林如海由臨淮專人送來的。拆開細看，那信上寫的是「愚奉調天曹，陳情乞假，許至太虛幻境暫聚。希預置行館，俾安行李。並告小女，代稟重闈。」還寫著上下款，是「寶甥青睞」，「如海手泐」。寶玉見了大喜，即持信給黛玉看了，商量在何處安置行館。黛玉道：「現放著絳珠宮，又寬敞又幽雅，離這裡又近，還要那裡找去呢？」寶玉笑道：「我真是喜歡糊塗了，眼面前就沒想到。」當下便拿信上去回了賈母，賈母也喜出望外，說道：「我到了豐都，老一輩的姑奶奶沒有一個見著的。只他們通過信，盼望著見見，總沒有機會，這才算盼到了。」問知行館設在絳珠宮，甚為合意。寶玉下來，便和黛玉帶了紫鵑晴雯到那裡細看一遍，把正廈東間預備做姑老爺臥房，西間給姑太太住。還有丫頭婆子們的下房，帶來家人們的住處，都親自看了。該添置的便趕緊預備起來，剛剛佈置就緒，如海夫婦便已來到。

那天警幻打發人先來通知，黛玉回了賈母，便和迎春、鳳姐趕至絳珠宮等候。賈珠、寶玉卻走到牌坊外迎接，遇著警幻，立談數語。只見遠遠的許多旗仗，引著兩頂大轎，轎後又有許多隨從，都向此路而來。到了跟前，警幻同珠寶二人上前相迎。

林公忙命住轎，先和賈珠寶玉見了，又和警幻周旋一番。說道：

「小女在此，多承照應。」警幻不免謙謝。大家勸林公上轎，林公不肯，只同賈珠、

寶玉攜手步行。賈夫人也要下轎，警幻連忙攔住，就轎前說了幾句話，慢慢走著，已到了絳珠宮。寶玉邀林公先至正殿稍會。林公先問了賈母的安，又問榮寧兩府近來有無消息，以及赦老政老的近狀，寶玉一一答對。林公又向賈珠道：「賢姪為我在此勾留多時，深情可感。」賈珠道：

「此番久住，也為老太太和寶兄弟再三不放我去，正好等姑爹在這裡見見。」

林公又問司文院裡還有何人？賈珠大致說了。不免引起林公的牢騷，說道：「我生前叨居詞苑蘭臺，都在清班之列，後來出任巡鹽，也還是個客官。不料，到冥間倒做了風塵俗吏，終日勞形案牘。目下便轉到天曹，料不過曹司之職，看著你們也如人間翰苑了！」賈珠道：「我們司文院也等於閒散，別說寶兄弟才進去，就是姪兒在那裡好幾年，也何曾做過一篇進奉文字。只不過多讀些上清之書，常聽些先輩名人的言論，於自己不無益處。」林公又向寶玉要那篇《清虛殿記》的稿子，寶玉忙打發人往赤霞宮去取，少時取到。呈與林公細看了，說道：

「這篇文章真是沈博豔麗，怪不得風傳一時。依我看，八股果真做通了，再做別的文章，沒有不好的。只看你人間天上兩得高魁，就是明效大驗。所以，黛兒小的時候，我也選幾篇好八股給他讀，他們女孩子那用著這個，無非教他懂些文法罷了。

「寶玉心想：這位老丈人又要談八股了，這可怎麼對付？幸喜林公沒說下去，又談了些別的話。

那時，黛玉和迎春、鳳姐已將賈夫人接進內室，又讓警幻一同進去。黛玉拜見了賈夫人，拉住衣裳，不禁落淚！賈夫人也淚落不止！鳳姐道：「林妹妹真愛哭，如今姑老爺、姑太太都來了，姑老爺又升了官，這正該喜歡才是。哭得什麼勁呢，也讓姑太太和仙姑說說話兒喲！」黛玉忙將淚掩住。賈夫人才和警幻相見，先說些托庇感激的話，又說起那回到臨淮去諸多簡慢。警幻道：「我們打攪了那麼多天，還看了許多熱鬧，夫人也太客氣了。」賈夫人又和鳳姐迎春接談，問到迎春家事，不免觸起他的傷心，眼淚直繞眼圈兒轉。鳳姐道：「姑太太別問了，二姑爺若好，我們姑娘還會到這裡來麼？」賈夫人道：

「年輕的姑娘心太窄，小夫小妻的吵吵鬧鬧，好三天壞兩天，都是有的。那算得什麼！」鳳姐笑道：「可不是那麼說，我們二姑爺的性情和人各別，不但對待姑娘，就連

丈人丈母也不認的。如今又犯了事，押在刑部監裡了。」賈夫人道：「盼望著罪名輕點，借此略為警戒警戒，也許就變好了。可惜那回在臨淮沒有說起，若是在任上，和地府裡王爺說說，把二姑爺傳了去嚇唬嚇唬，他早就變了過來，那會有這回事呢。」警幻道：「這都是數定的，事前誰也不會知道。」黛玉道：「管他呢，橫豎二姐姐既已來了，那能再回去，由他自做自受罷。」鳳姐道：「老太太只怕還要來哪，剛才吩咐預備轎子了。」賈夫人道：「鳳姑娘，勞你的駕先回去攔住他老人家，說我歇一會兒就過來的。」鳳姐答應著先去了。

一時賈珠、寶玉進來向賈夫人請安，賈夫人見了賈珠道：

「珠阿哥，敢則你早到天上了。老太太不放心，幾次打發人到我們那裡去問，說是被你姑爹留下，不知那裡來的話？」賈珠將如何到天曹復位，以及與寶玉相見，牽率來此都說了。賈夫人道：「你在世雖短，還有個好兒子替你爭氣。你姑爹白操心了一輩子，也沒留下一點根芽，真不值得！」賈珠見賈夫人傷感，又勸慰一番，便先退下，自去陪林公。這裡賈夫人拉著寶玉，問了許多天宮地府的情形，又細問賈府近來情況，說得甚為親熱。警幻笑道：「俗語說丈母娘疼女婿，真不錯的。夫人剛才還要傷感，這麼一對好姑娘好女婿，還抵不過一個哥兒麼？」說得賈夫人也笑了。又說了一回話，警幻告辭自去。

賈夫人便同黛玉、迎春往赤霞宮去見賈母。剛走到院子裡，賈母扶著鴛鴦已迎了出來，一見賈夫人，便眼淚成串的滴下，說道：「我的兒，不想還見得著你！」賈夫人也要哭，勉強忍住。鳳姐道：「老太太讓姑媽屋裡坐罷。」大家進屋，賈夫人先拜見了，然後就坐。賈母問了許多話，又談到從前抄家動產，一生沒見過這些事，想不到老年還免不了，又是一番傷感。隨後寶玉陪著林公過來，拜見了賈母，賈母對林公打量一回道：

「姑老爺這一向做外官到底辛苦，比先老了好些。」寶玉道：「老太太自從姑爹放了外任就沒見著，這是多少年了？我們瞧著，比那回在臨淮見面還更顯著精神呢！」賈母又道：「寶玉這孩子瘋瘋傻傻的，虧得姑爹姑媽成全了他們，也替我了一樁心願。如今我那外孫女的身子，也比先強得多了。」林公道：「這都是老太太心疼他們。」

寶玉悄悄的走過去，對迎春道：「二姐姐，司棋來了沒有？」迎春道：「他在家裡呢，你問他做什麼？」寶玉道：「他的兄弟潘又安跟著姑老爺來了，你說巧不巧？」鳳姐聽見了，笑道：「這可叫他盼著了。」賈母忙問何事，黛玉便將司棋和潘又安因婚姻

不遂，同時自盡前後的話都說了。只把大觀園約期私會、偷傳表記等事，瞞過不提。賈母笑道：「如今這些丫頭們可了不得，自己就會找女婿，到底也怪可憐的，姑老爺也給他們成全了罷。」林公道：「潘又安到了陰間，因陽祿未盡，冥官不收。他原是臨淮人，就回了原籍。我也用了好幾年了，相貌還好，人也明白，卻不知他有這番因果。既是老太太要成全他，我就留他在這裡成了親再去。橫豎夫人也還要耽擱些時，和老太太多聚聚呢。」賈母道：「這事交給誰替他們辦去呢？「鳳姐指寶玉道：「這不是無事忙麼，只管交給他去辦，有什麼麻煩事，只和二姑娘商量便了。」當下林公退出，自回絳珠宮去。賈夫人便在賈母處住下，娘兒倆說了一晚上的話，第二天，賈母又命備了酒席，替姑老爺姑太太接風，大家聚了一日。

那潘又安司棋的事，寶玉替他們忙活。內裡托了鴛鴦，外頭托了柳湘蓮和秦鍾，又親自去和警幻說了，就「薄命司」左近另撥了幾間閒房子，作為他們的新房，也收拾得齊齊整整。

等到吉期，鴛鴦約了紫鵑金釧兒同到那裡，幫著把司棋妝扮起來。秦鍾也替潘又安換了新衣新帽，迎娶交拜，送入洞房，一切如禮。潘又安和司棋二人，也是經過生離死別、千磨百折才有今日，心中自是感激寶玉，卻也忘不了鴛鴦當日一番周全。

成婚次日，雙雙上去拜謝了賈母和林公夫婦，又向寶玉、黛玉、迎春都拜謝了。隨後又來謝鴛鴦，鴛鴦那裡肯受，說道：「我算什麼，怎好受你們的大禮呢？」司棋道：「姐姐的恩德，就是變牛變馬也是要報答的，今兒受個禮，還不是應該的麼？」

紫鵑把鴛鴦拉住，讓他們二人雙雙拜了方罷。黛玉因迎春沒有貼身服侍的人，便接到赤霞宮居住，另撥給他兩個侍女。那司棋白天裡仍來此伺候迎春。晴雯見大家都原諒司棋，把從前氣恨也漸漸融化。黛玉又開導他一番，所以彼此相安無事。

賈夫人日間陪著賈母說些閒話。那江淮風俗奇奇怪怪的多得很，什麼軋秀才咧，摸鐵貓咧，打天齋咧。到了迎神賽會，更有種種新奇把戲，也有披枷帶鎖，穿著赭衣當囚犯的。也有光著身體燒肉香的。還有舉著鞭炮，往城隍轎子裡亂扔，嗶裡剝落的響。那些抬轎子的赤身露體，任他們怎麼燙爆，一些也不覺疼痛。有一回，把姑老爺的袍子燒了好幾個大窟窿，一會兒又還回來好好的。這些奇聞異事不但賈母愛聽，連晴鵑麝釧諸人，也都趕著姑太太去聽故事。每天傍晚，總是陪著賈母鬥一回紙牌。空的時候，到黛玉房裡娘兒們說些梯己。起先，賈夫人疑心黛玉受鳳姐的讒言，以致失愛賈母，所以見

了鳳姐只是冷冷的。還虧黛玉背地裡向賈夫人說鳳姐平日如何孝順賈母，那從前的事，也只迎合王夫人意旨，不能全怪他的。賈夫人聽了，方才釋然。

那天在賈母處說話，見鳳姐、尤二姐二人攜手進來。賈夫人笑道：「人家都說璉二奶奶是個醋罐子，你們看他和二姨兒這麼要好，就像親姐妹似的，那醋勁那裡去了？」鴛鴦笑道：

「到了這裡還有什麼可醋的，只要璉二爺來了，你們瞧罷，有得鬧呢！」鳳姐笑道：「是人都可以說我吃酣，只你可說不得。我那回還要跟老太太要你，放在我們屋裡呢。」鴛鴦道：「這也是大家子奶奶們說的話，別讓我撕你那嘴了。」黛玉道：「鳳嫂子這嘴也只有鴛鴦姐姐降得住他，我們笨嘴笨舌的，十個也抵不上他一個。」鳳姐笑道：「我的寶二奶奶，你不會說話，誰還能說呢！」賈母賈夫人聽得都笑了！正笑著，珊瑚進來回道：「牌桌安置好了。」賈母、賈夫人、鳳姐、尤二姐、鴛鴦同至西屋合局。少時，迎春上來便替了尤二姐，一直鬥到晚上。

結算鳳姐輸了，約定明天晚上預備吃喝，大家方散。

這裡天天熱鬧，林公一個人在絳珠宮住著，未免覺得冷清。

寶玉怕林公悶著，時常到那裡去陪著談些學問。又接著賈珠和湘蓮、秦鍾也時常過去閒談，有時賈珠陪著下兩盤大棋。林公又拿出行篋中帶的字畫，其中有米襄陽的草書，鮮於伯幾的楷書，王晉卿的『溪山秋霽圖』，馬和之的『寒林霽雪』，大家展玩一回，只有贊歎。湘蓮、秦鍾有時也陪林公出外散步，看看風景。此時，前院仙草著花更盛，林公見了，非常歎賞。他一向在衙門裡拘著，到此遊行隨意，覺著溪光樹色處處有情。

時光易過，一晃就住了半個多月。那天，趁著到賈母處請安，便說起假期已滿，要想程先赴天曹。賈母道：「姑老爺你一向太累了，多歇息歇息再去罷。」林公道：「若說這個地方，就住一輩子也不會膩的。只是簡命在身，久留總不是事，好在此去沒有地方之責，要來也很容易。」賈母道：「你們姑娘就捨得放你去麼？」林公道：「小婿留他母親在此多住些時，一半也為的這個。其實他們更容易了，寶玉短不了上天都去的，只要黛兒和他同去，還愁見不著面麼？」鳳姐在旁說道：「老太太只留姑爹多住一時，等園子蓋好了；逛逛園子再走。」賈母笑道：「風丫頭這話倒有點意思，姑太太替我留留姑老爺罷。「賈夫人正要答話，只見賈珠匆忙進來尋林公，說有要緊的事，大家把話

打住。不知賈珠所說何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